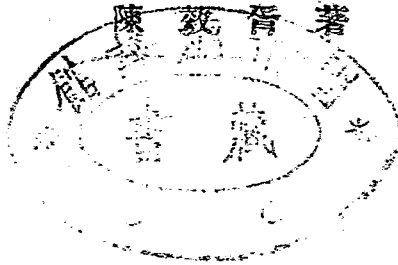


舞台供應劇選

死守臨城



國立編譯館
社會組藏書

SKBC
MG
I234.6
201

教育部第一巡迴戲劇教育隊編印

MG
E. 234.6
201

死守臨城

陳效晉改編

時間 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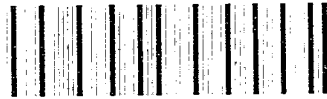
地點 山東臨城

人物 余先列 魯南行政專員三十幾歲

周素貞：他的妻一個待產的孕婦



彭得生
(兵) 兵
兵士五六人



3 1774 7200 2

專員公署的辦公室，偏右後方有一甬道通內或者其他的房間，左邊有一張通外的門，左後方有一窗，正面是茶几及靠椅放置的地方。房中有一方桌及幾張凳子，左邊辦公桌上置放應有文具多件。

吳興在桌旁收拾東西，他是一個中年的老練的勤務兵。彭得生從後面甬道走進來，他是一個發育不正當的孩子，年紀在十八九歲左右，臉長而瘦削，衣服穿得不大合式，行動上頗為不自然，他好像有點冷，身體微有點發抖。

吳興（看清楚了來的是誰，很安心地）啊！原來是你呀；幹嗎弄成這個樣子！

彭得生 冷……冷啊！你以為是誰？是那死心眼兒的專員嗎？

吳興 閉嘴，小傢伙，此刻打得怎麼樣？

彭得生 我不是在裏面待了一會兒嗎？我正要問你外邊打得怎樣呢？

吳興 問我嗎，我也好久沒有出去。

彭得生 聽他們說城恐怕守不住了。

吳興 守不住，這還用說。

彭得生 他們說今天恐怕就難保。

吳興 哼！

彭得生 冷……冷啊

吳興 要讓專員看見你這猴兒似的模樣，那一頓罵是少不了你的。

彭得生 怎麼？他那樣堅持嗎？

吳興 可不是！

彭得生 那怎麼辦呢？我怕。外面打得那麼急，這一個城恐怕眼前就守不住了。

吳興 該倒楣！我們這些傢伙真該倒楣！他這個硬心腸的人，怎麼樣也不肯走，要是城攻破了，我們都不要想活命。

彭得生 呃，呃，你可知道太太又哭了？

吳興 這有什麼奇怪？她那一天不都要哭幾次嗎？

彭得生 呃，不是。剛才——你不知道？

吳興 不知道。

彭得生 剛才哭得比那一次都傷心。

吳興 爲什麼？

彭得生 太太快生孩子了。

吳興 誰不知道。怎麼樣？

彭得生 上午縣長來了，勸專員把太太送走，專員不肯，所以——

吳興 太太就哭了，是不是？

彭得生 不是。

吳興 所以怎麼啦？你痛快的說呀！

彭得生 太太也不願走，所以才哭的。

吳興 爲什麼呢？

彭得生 那我就知道了。

吳興 專員也真太堅持了一點，圍城這麼久了，吃的用的差不多都成了問題，還待着幹什麼。城是準守不住了，不早點衝出去，待着等死嗎！等鬼子來殺死嗎？

彭得生（走近他，中耳語地）他們說要是今天再不衝出去，他們就要暴動了！

吳興 暴動，呃，好。這是他們唯一的辦法。他們不願意等着死，他對他們的態度——也應該讓他們反轉來對付他一下。

彭得生 你說是他那樣固執地對他們？

吳興 唔！

彭得生 他們還說要是拚命衝，準可以出來。

吳興 誰說不是！

彭得生（忽然）老吳，我們是不是會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

吳興 天曉得！衝出城去，也許不會，要是這樣老待着等城攻破了——

彭得生 就說不定？

吳興 唔，對了。

彭得生 老吳，你說怎麼着好呢？

吳興 怎麼着好？讓他們去暴動吧！專員也像是個吃硬不吃軟的人。呃；你看就說那麼一位溫和的太太吧，也跟着他受這種痛苦；她也許會失掉她的本性的——她確實不像從前那樣了。

彭得生 她一向待我們就是很好的。現在她變成這個樣子了！

吳興 呃，她對我們無論那個都好。要是沒有她呀！這里簡直成了地獄。專員是個硬心腸的——一個最會逼人的魔王。（乾笑）我想他現在也該滿意了——逼得她差不多失了常態。我們大夥兒要不都變成瘋子才怪呢！天曉得！天曉得！

彭得生 她很少跟我說話了，她就老是那麼望着我，好像不認識似的。

吳興 她是急成那個樣子的。

彭得生 她整天就只是那樣坐着，什麼也不做。我看見他祇是一會兒哭着，一會兒又笑着；

吳興 唔唔；

彭得生 你聽，她又在哭呢！

吳興 上午縣長來了，怎麼樣？

彭得生 縣長要專員把太太突圍送走，專員不肯，太太也不肯。

吳興 太太也不肯？

彭得生 誰知道太太爲什麼不肯走，專員說，要死守在這兒，要與這個城共存亡。

吳興 可是爲什麼老不動呢？

彭得生 真是祇有鬼曉得！

吳興 我看還是讓他們去暴動吧！（大聲對門外）
蠢東西，你們爲什麼不暴動！

彭得生 （怕出事地）呃，輕聲點，

吳興 怕什麼？

彭得生 我好像聽見有人在走路！

吳興 我也逼得太久了，現在誰也不怕了……

（余專員偕王隊長進場，他是一個中年軍官，但是他並不具有通常那些軍人的形態，而是一個堅強，剛毅，果敢，熱情，前進的男兒。他雖不像吳興說的那樣暴戾，但的確令人一見即起嚴肅之敬意）

余先例 （臉色好像很嚴肅地，吳興和彭得生見了，顯然畏懼起來。）就那麼猴兒似的，那兒不好呆，去，快去！

彭得生 是，專員。（下）

余先例 （轉對吳興）你應該做的事趕緊做好，別只顧繃着跟他談天。你也給我出去。

吳興 是，專員。

余先例 什麼時候叫你再進來。

吳興是。(下)

王隊長 (向余走一步) 我不願意他們曉得我要跟你說話，所以請您到這兒來。

余先例 你說吧！

王隊長 (聲音很低而且請求似的，) 看情形那些人要搗麻煩，要是您還是決定死守，不打算衝出去，恐怕會出亂子？

余先例 你以為你是告訴我一件新聞嗎？我老早就知道了。你以為我沒有看見他們那副難看的樣子，那種埋怨的神氣嗎？

王隊長 唔——唔

(余太太周素貞從後面甬道里走出來，站在門限邊，她是一個細瘦的婦人——一個待產的孕婦，走路時顯然有點不大自然，莊嚴地穿着黑色衣裳，她的眼睛有些紅腫，臉色陰沉蒼白。)

余先例 素貞，你？

周素貞 (如夢初醒) 唔，我——！

(王隊長預備走出)

余先例 (轉問他，銳利地) 等着！

王隊長 是的。(又走回來)

余先例 素貞，你要什麼嗎？

周素貞 (停了一下，好像是努力提起她的思路似

的)我想也許——先例,我想我該到外面去呼吸一點新鮮空氣!

余先例 那太冷了,最好還是待在屋子裡吧。外邊什麼也沒有,只有冰——還有流彈。

周素貞 是的,我知道。——冰,冰,就只有冰,可是屋子裡除了傢具,沉滯的空氣以外,也是什麼也沒有呀。

余先例 你可以彈琴呀!

周素貞 (厭的態度)我恨風琴,那使我想到家的。

余先例 那是我專為你買來的。

周素貞 (不經意地)我知道。(她在室內來回的走着最後走到窗邊,呼了一口氣。)我不能再待下去了。這樣下去,會把我悶壞的,我知道,一切我都知道。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忽然)現在你可以讓我到外邊去走走吧?

余先例 (總眉)最好今天不要出去,等到有太陽的時候我陪你一道兒出去玩玩。

周素貞 (失望地)可是太陽永不會在這種可怕的地方出來!

余先例 素貞,你現在不能出去。

周素貞 很好;(她站着不動,眼睛直望着有如昏迷,兩個男人不安地看着她。)

余先例 素貞：

周素貞 唔——！

余先例 我和王隊長還有事務要談。

周素貞 好吧！

（她幽靈似的走進去了）

余先例 東門那邊怎麼樣？

王隊長 頂吃緊，恐怕有危險，剛才周縣長親自去了。

余先例 不要緊，我余先例沒有死，日本人別想進城。

王隊長 是的。

余先例 這時候他們倒想搗麻煩！（從衣袋里摸出手槍來）你也帶了嗎？

王隊長 是的，我帶了。

余先例 我並不打算用這個——我知道他們有限得很，是用不着這個的。——不過得駭一駭他們罷了。我也從沒有想把這東西向自己人使用而不對付我們的敵人。

王隊長 （思索地）不讓他們進來？（忽然）那末您不打算衝出去了嗎？

余先例 衝出去？爲什麼要衝出去？

王隊長 但是這兒的給養已經成了問題，外邊攻擊得那麼緊，我們的死傷太重，所以他們——

余先例 成了問題；什麼叫成了問題？他們那一天不是吃得舒舒服服的：再說，就算是受點苦吧，又算得了什麼！我們不應該受點苦嗎？哼！簡直是切鬧。至於人數，那也不成問題，我們一個，準可以抵日本鬼子十個。

王隊長 不過那些傢伙的土匪習氣還沒有完全去掉，的確有點不好辦。

余先例 要沉得住氣。（聞）他們如果搞什麼麻煩，就盡管來吧！他們要衝出這個圍城是不是？他們還能到那兒去？

王隊長（畏懼地）他們是想回到老家或者——

余先例 那末你也想丟開這個城逃走？請別嚇我，我知道你的意思也和他們一樣。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和他們聯合起來反對我。

王隊長 您講這話未免太不公平了。我跟你這麼多年，那一次我單獨地離開過您！

余先例 我倒不是怕這個，我的脾氣想必你是知道的。做一件事我決不肯中途放手，何況我現在負着守土的責任！，一寸土地不能輕易讓給敵人。

王隊長 您這樣堅持——但是您的太太——

余先例 怎麼樣？她怎麼樣？

王隊長 她那麼憂鬱——而且又快生小孩兒了

余先例 那末，你們的意思呢？

王隊長 您不肯放棄這個城池，我當然不敢說什麼。可是也該公私兩盡，最好能設法把您的太太送走。

余先例 送走？

王隊長 對了，這當然是很危險的，可是着一批人護送——

余先例 你是說用一部分武力護送我的太太出險？

王隊長 是的。正好這兒有許多——（故意地）不聽話的傢伙也想突圍出去。

余先例（思索了一下）這是我的私事。王隊長，你能夠不管最好就不管。要我把一部分兵力護送我的太太，那我不幹。我所有的武力都是爲國家，守土地的。不是拿來送專員太太的。

王隊長 並不是我好管閒事，但是因爲您太太在這兒實在太苦了，您想快要生小孩的人，要是萬一有什麼不幸——請您別生氣，那您不是絕了後了嗎？

余先例（認爲有相當理由，但並不採納他的建議）不要緊，只要抗戰成功，那就是我的後代，我什麼也不顧及了，難道還顧及我未出世的孩子嗎？

王隊長 但是……

余先例 我並不是不知道這個關鍵，但是我如果這樣做了，是更傷我的心的，而且對不住我的國家，我的職守，你想在圍城緊急的時候，主將先派一部分兵力送家眷，誰還肯死守？

王隊長 那末這些傢伙——

余先例（堅決地）他們要搗什麼麻煩就讓他們來吧！我自然有我的辦法，我可以向國人昭告，軍人守土有責，我死守臨城，並沒有錯。

王隊長 然而要處理得適當倒不是件容易的事，忽想外邊打得那麼緊張。

余先例 現在我也不顧慮這許多了。王隊長什麼事你替着我辦好了。

王隊長 自然。

余先例 他們的政治訓練還是不夠！

王隊長 是的，他們原來收編不久。

（後面傳來一陣笑聲，兩個男人靜默了一會，余預備進去，隨即右邊的門開了，吳興進來，他立候着余的注意）

余先例 什麼事？說呀！

吳興 我們要——是他們要跟余說話。

余先例（暴躁地）叫他們到前邊去——（抑制自己但仍是咬着牙。）就叫他們到這來吧？

吳興 是。（下）

余先例 這就來了，王隊長，你所說的麻煩就來了。
。——我們得和他們辦一點兒交代，這種事最好一起首就給壓下去，不要讓他鬧開了，難得收拾。

王隊長 要去叫值星官嗎？他也許可以給我們的幫助。

余先例 不要。這點兒事我一個人就可以辦得下來。
。然而你可以做我的幫手。

王隊長 是。

余先例 你可別忘了，別隨便開槍，我是還要留着這一部分力量的。

（周素貞悄悄地進來，仍然是那種樣子。）

余先例 又是你，有什麼事嗎？

周素貞 （很慢）沒有事。

余先例 還是請你進去吧！

周素貞 先例，我想——

余先例 什麼？

周素貞 我打算回去了，我自個兒回去，你說好嗎？
（在他的聲音里有一種異常顫動的意味。）

余先例 你還是進去吧！

周素貞 你答應我嗎？

余先例 現在沒有時間，回頭再說吧？

周素貞 那末你答應我？

余先例 現在有事，先請你進去，什麼話回頭再談吧！

周素貞 好吧！（下）

王隊長 最好能使這亂子不要擴大。

余先例 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進來五六個兵，爲首的一個階級大一點，醜陋的滿是疤痕的臉，說話的嗓子也很粗魯。）

兵 甲 報告，

余先例 是你要說話嗎？

兵 甲 是我。

余先例 那末說出來呀！快點。

兵 甲 我們要衝出敵人的重圍。

余先例 關於這件事，你們最好不管。

兵 甲 我們並不懂得您的意思。

余先例 我並沒有什麼事隱瞞過你們。

兵 甲 那末您的意思是——？

余先例 死守臨城。

兵 甲 死守？

余先例 對了。

兵 甲 爲什麼要死守？

余先例 軍人守土有責，我們不能隨便讓一寸土地給敵人。

兵 甲 我們不能待着等死。

余先例 待着等死？你們拿着槍不會打嗎？你們是幹什麼的？

兵 甲 不知道。

余先例 不知道？

兵 甲 那末您爲什麼還要老守在這個城里？

余先例 軍人應該服從命令。

（三四個兵表示不滿意）

兵 甲 可是我們要衝出去了。

余先例 衝出去？棄城逃走？

兵 甲 要是我們不衝出去，敵人就要衝進來了。等着敵人衝進來了，我們都沒有活命。

余先例 你們要造反了？

兵 甲 是的，您要是不馬上發動，我們就要反抗了。

兵 乙 我們馬上自動的幹。

兵 甲 （回頭門外的人）弟兄們，我們是不是要這樣做？

（許多人騷動起來三四個兵說『我們自己幹。』『我們衝出去。』『我們要衝出圍城，跟鬼子們幹。』『同時另外一種聲音也響起來了。』）

聲音 我們擁護專員！

聲音 我們聽從專員的命令。

聲音 我們跟專員一塊兒幹。

驟 音 我死守臨城！

（這些聲音立刻把室內這幾個兵給怔住了）

余先例 好了，你反抗我，而竟有人又擁護我，你們自己的亂子還沒有弄清楚，來找我搗什麼麻煩，先給我下去，怕死！逃走，還算是軍人？死守臨城一步也不許退。

兵 甲 （勉強地）可是……

余先例 去，一切都得聽從我。

（他們爲難地退了出來去）

余先例 （轉對王隊長作一短笑）你最好出去一下，關照他們安靜一點，別讓他們背地又搗什麼鬼，

王隊長 是，專員。——不過……

余先例 不要緊，他們雖然還有點土匪的氣兒，可是只要駕馭得法，他們是不會走岔路的。

王隊長 是，我知道。（下）

（余先例在室內踱了兩步，吳興進來。）

吳 興 縣長來了。

余先例 請進來。

吳 興 是。（他出去，縣長入。）

余先例 啊！你來了！

縣 長 報告專員，外面空氣十分緊張，我剛才到了東門城樓上眺望了一下，那邊恐怕守不住。

余先例 我知道。

縣長 但是專員爲什麼還不準備呢？

余先例 我早已準備好了。

縣長 那末請專員發命令衝出城去。

余先例 衝出去？

縣長 現在退還來得及，我想敵人恐怕馬上就要進城了。

余先例 你說要我退出，把整個城池讓給敵人？

縣長 但是城池已經守不住了。

余先例 守不住，我也不退。

縣長 我看你還是暫時退出的好。

余先例 你可知道我這一走，城池就完了嗎？

縣長 你不能這樣冒險，你如果這樣，也許要無謂犧牲的。

余先例 冒險？無謂犧牲？

縣長 是的。

余先例 你完全錯了，你要知道，我們要殺出一條生路，務必下最大決心，以犧牲一切的精神，跟敵人肉搏才是有效的，我如果走了，誰來領導敵人決戰！

縣長 可是——專員暫時退出，還是可以捲土重來的，城內的任務，我決不敢放棄。

余先例 （輕輕的一笑）不成。你不離開，那是你

的職責，可是我也有我的職責呀！

縣長（好半天沒有說話）但是你能不替你自己想想嗎？

余先例（不經意地笑了一笑）我自己！我自己決沒有什麼。

縣長可是魯南幾縣必須你領導，至于我——

余先例我要是偷生，還能領導誰呢！你還不知道“有時候死比生更有意義嗎！”

縣長（給這盾牌怔住了）——？

余先例剛才有些弟兄們鬧事，要衝出去，這完全是平時的訓練不夠，他們那里知道一個軍人的任務是什麼，他們那里知道中國的土地是一寸也不能讓給敵人的呢？所以關於最近收編的這部分，還得有個時期訓練他們。

縣長是的。

余先例就是保安隊的弟兄，也嫌訓練不夠，縣長得隨時督促劉隊長加緊操練。

縣長是，我不敢疏忽。

（遠處有槍聲，王隊長急入。）

王隊長報告，東城外的敵人堵不住，快逼近城門了。

縣長（急，望着余。）專員，怎麼辦？

余先例不要緊。再加一排人上去增援。王隊長，

你除了死力堵住以外，還得準備巷戰。萬一城破了，我們也跟敵人巷戰，決不退走。

王隊長 是。（下）

縣長 那末我也該走了。專員，我應該怎麼樣準備？

余先例 記住，要鎮靜一點。我想敵人一時不會攻進來的，即令萬一城破了，我們也得肉搏到底，決不棄城逃走。

縣長 是。

余先例 臨城是中國的土地，敵人如果要來踐踏這塊土地，我余先例就與土地共存亡。

（周素貞又幽靈似的入場，）

縣長 呵！余太太。

周素貞 縣長來了，沒有出來陪，很對不起。

縣長 那里？我這就走了，專員還有什麼吩咐嗎？

余先例 一切都依我的辦好了。

縣長 是，我一定不辱使命。我一定得堂堂地做一個臨城縣長。余太太，失陪了。專員，再見。

余先例 再見！（縣長下）素貞，你又哭了！

周素貞 沒有，我沒有哭。

余先例 你是哭了！

周素貞 沒有關係，我已經沒有眼淚了，哭也沒有用——（忽然）我受不住了，我再也受不住了。

余先例 （溫存地）什麼事？素貞。

周素貞 （神經質地）所有可怕的事——一切可怕的事，慘酷：饜心的事！

余先例 素貞，你不要興奮，我看你幾乎失了常態了！

周素貞 是的，我也許是失了常態了！（忽然）先例！我很高興和你在一起，你看不出來嗎？我願意一刻也不離開你的，先例，你不知道嗎？

余先例 我當然知道。

周素貞 你看我變了嗎？

余先例 近來好像是。

周素貞 這並不是你使我變的，我也許要變成一個你所想不到的我！

余先例 素貞，你不要糟踏了身體，你想，你老是哭是有害的！

周素貞 我怎麼能不哭呢！可是我已經哭不出眼淚了！

余先例 我買那座風琴給你，也是爲了你在寂靜沉滯的時候，你可以彈彈安慰自己。

周素貞 你待我太好了！因此我更傷心，更要哭！

余先例 爲什麼？

周素貞 你待我好，我就感到不安，覺得可怕，你的任務是偉大的，我在你的身邊可以妨礙你的，使你感到痛苦的……然而我那里肯離開你呢？

余先例 我是不願意我們分開的。素貞，你在我的身邊，我那里感到痛苦呢？

周素貞 不，我知道你不肯承認，但是我老早就看出來了，我是你的累贅？

余先例 累贅？

周素貞 是的，我是你的累贅。但是我的孩子出世了，他又是我的累贅。

余先例 不要說了，素貞，你是真的病了！快別這樣，你看你的熱度這樣高！

周素貞 是的，我的熱度很高，可是不要緊的，也許一會兒就會好的！也許一會兒就會好的！

余先例 你去休息一下！

周素貞 我去休息，我自個兒會去休息的！

余先例 唉！不聽話！

周素貞 先例，我該走了，走得老遠老遠的！

余先例 可是你知道這兒——

周素貞 是的，我知道你不能動。你不能爲了我而放棄你偉大的任務。

余先例（出神地）是的。我不能爲了你而放棄我的任務——爲祖國的義務！

周素貞 但是，先例你愛我不是？

余先例（莫明其妙地）愛你嗎？素貞，你爲什麼要問這種話呢？

周素貞（搖他）你是愛我的，是不是？先例，告訴我，告訴我。

余先例 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這麼多年，我們之間難道還沒有愛情嗎？

周素貞（又搖他）那末你是愛我的？說吧！

余先例 是的，我是愛你的。

周素貞（吐出一口放心的氣息）我常想我們應該有個孩子——

余先例 不是快有了嗎？

周素貞 這個孩子就是我們生命的繼續！

余先例 是的。

周素貞 先例，我們爲什麼要生孩子呢？

余先例 這……你爲什麼問這種傻話呀！

周素貞 不，我要你告訴我——我覺得很麻煩。

余先例 麻煩？

周素貞 是的。做父母的爲他們的孩子們是夠多麼麻煩的呀！可是小孩兒們就是他們生命的延遲是嗎？

余先例 是的，人類繼續不斷的活動，就是爲了生命的永續。我們的祖先爲了我們，創造了很多的事業；我們也應該創造更偉大的事業給我們後代的子孫。例如日本人要想滅亡我們，我們就得奮不顧身的抵抗，爲我們後代子孫的幸福努力。

周素貞 爲我們後代子孫的幸福努力。

余先例 我們誰也不能逃避麻煩，我們都要活呀！

周素貞 （出神地）我們都要活！

余先例 我們要活，我們要生存，我們要爲後代子孫創造幸福！

周素貞 那末我們應該努力地掙扎生存？

余光例 努力地掙扎生存。

周素貞 不過我有時覺得活着也並沒有意思——

余先例 （一驚）沒有意思？

周素貞 是的，在我的生命史上，我覺得沒有意思了！

余先例 你今天太興奮了，你看（摸着她的頭）你的熱度這麼了，你病了。

周素貞 （生氣地）我沒有病，我腦經非常清醒，先例你別只顧念我，我不過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女人呀！你切不要爲了我而疏忽你的工作，你的責任是重大的呀！

余先例 謝謝你，我很知道我所担負的任務。

周素貞 聽說敵人已經逼近城郊，縣城很危險了，
是嗎？

余先例 是的，但是絕不要緊，我已經有了決心，
就是城攻落了，我也要跟他們搏到底。

周素貞 愛，先例，你錯了，你是有事的，千萬別
把生命看得太輕。你要為國家服務的。

余先例 我是決定把我的生命貢獻給國家。

周素貞 但是你絕不能輕視你的生命。你不像我，
我是一個無用的女人，本來早就用不着活在世
上了！

余先例 素貞，快別說這樣的話。

周素貞 但是，你千萬別顧及我，千萬別！

余先例 是的，我不會因你而妨礙我的工作的。

（王隊長急入）

余先例 怎麼麼？

王隊長 他們怎麼也勸不聽，壓不住，我看你還是
讓他們先護送太太衝出去吧！

余先例 可是你知道那是要減少此地一部分力量的
嗎？

王隊長 不過外邊也太緊張了，保安隊補上一排人，
現在又感到不夠，現在劉隊長已親自指揮去
了。

余先例 可是我們不能在敵人未攻進以前，就身動撤退。

王隊長 那怎麼樣對付這些傢伙呢？

余先例 到必要的時候，我親自領導他們。

王隊長 敵人攻擊得那末急，城是準守不住了。

（周素貞在他們沒有注意的時候下場）

余先例 隱——（來回走着）我的辦法，早已決定。我決不自動地讓一寸土地給敵人。

（沉寂，內室忽然一聲槍響，他們都給怔住了，彭得生急入。）

彭得生 不，不，不好了。

（吳興悄入）

余先例 什麼事？什麼事？

彭得生 太太給槍打死了。

衆 （同聲）哦！

（余先例急下）

吳興 你可知道太太爲什麼給槍打死的？

彭得生 不知道，是她自己打的。

王隊長 自己打的？

彭得生 唔。我聽見槍聲，跑進太太房里去，就看見太太已經倒在地下，手槍還握在手里呢！

（王隊長預備走進去，余先例顛倒地出來了）

余先例 （十分悲痛地）王隊長，不要進去了，已

經死了。我知道她太體貼我了，她恐怕我因為她而穿連了許多人，妨害了我們的大事。好了，現在完了，用不着替我們擔心了，她是永息了！我那沒有出世的孩子也永息了！槍這可恨又可愛的槍！你沒有去打我們的敵人，倒先打死了我自己的入。我——我恨你，哦，不，我愛你，我要把你帶在我的身邊，隨時隨地都用你來打我們的敵人！

王隊長（想不出一句什麼話來安慰他）想不到你太太竟這樣的——

余先例（吐出一口氣）噫！完了！

（縣長急入，看到這情形，莫明其妙。）

縣長 專員。

王隊長 余太太自殺了！

縣長 哦！

（老處的槍聲從縣長旁一次入場起，一直未停，此刻愈響愈近。）

余先例 哦，縣長來了。

縣長 專員，你太太——

余先例 她怕我為她分了心，自盡了！縣長為什麼這樣匆忙？

縣長 東門已經攻破了，守城士兵全部犧牲了！

余先例 哦，有這樣快？

縣長 劉隊長已經陣亡。

(以前那幾個兵又跑進來)

兵甲乙 報告。

余先例 唔——？

兵甲 現在城攻破了，人死得不少，你到底怎麼樣？

余先例 你們說怎麼樣？

兵甲 請專員率領我們跟鬼子拚命去。

兵乙 我們不能不幹呀！

王隊長 (輕輕地對兵們) 你們知道余太太自殺了嗎？

兵甲 那是爲什麼呀？

王隊長 爲的讓專員好一心一意打仗。

兵們 有這種事嗎！她一個女人！

余先例 王隊長，你率領這一部份隊伍，由南大街轉向東門，側擊衝進來的敵人，跟他們巷戰。一定要他們索取最大的代價。

王隊長 我一定要做得像一個堂堂的中華軍人！(向兵們) 現在不怕死的跟我去殺敵人。

余先例 到了現在，我並不勉強你們。怕死的趕快從西門溜出去。

兵甲 溜嗎？

縣長 專員呢？

余先例 我走東正街去。我還得叫日本人認清楚我就是余先例！那怕只剩我一個人，只有一粒子彈，我也不讓日本鬼子把這塊土地得過去。誰有阻量的跟我來。（他向每個人望望，暫時沒有聲音，暴風雨之前的沉默。先例堅定地立着，正決心一個人拔槍出去，忽然一陣響發的呼喊。）

衆 我們一齊跟專員去！

余先例 好，王隊長，你趕快出發，周縣長，你率領保安隊趕快去搶先佔領一百八十三號高地。

縣長 但是，專員——

余先例 不要管我。趕快去！弟兄們一齊跟我來！

（這時候只有彭得生立在台子中央，沒有跟着走，吳興走到門口，又退回來。）

吳興 彭得生，你還不來！

彭得生 我不走，我在這兒保護太太的遺體。

吳興 也好，我可得殺日本鬼子去了。（下）

彭得生 這個屋子弄得亂七八糟的，應該收拾乾淨，不然太太看見會不高興。（他在狂吼的槍聲中從容收拾。）

———幕———

教育部第一巡迴戲劇教育隊

舞台供應劇選第一輯

死守臨城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人……陳 效 晉
發行人……向 培 良
總經售……民族出版社
印刷所……昌文印刷公司

實價三角五分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初版

本書審查許可證
湘審書字第〇二九號

